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残雪
著

黄泥街

母亲一直昏迷不醒，她在梦中四肢舒展，面色红润，痴迷地傻笑着。我在地上翻了一个身，听见一种骚响，一只灰蓝色皮肤的婆子蹲在茶几上，可笑的小动物。她用小指头抠残剩的茶叶来吃，一边吃一边吩咐着三妹什么事，那种奇特我怎么也听不出个眉目。

《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

黄泥街

残雪著

(鄂)新登字 05 号

黄泥街

残雪 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7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70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84—X/I·1054

定 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年5月生于长沙，学历高小毕业，当过街道工厂工人，赤脚医生，个体裁缝。1983年开始创作，198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现已有15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突围表演》、《思想汇报》，中篇《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短篇《山上的小屋》、《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等等。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铜,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徑，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痕.....	(1)
黄泥街	(59)
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	(194)
两个身世不明的人.....	(203)
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	(216)
重 叠.....	(280)
• 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	(318)

名人之死.....	残 雪(359)
附录(1):残雪主要作品目录.....	(364)
附录(2):残雪主要作品目录.....	(367)

痕

痕在他那间有些简陋的木板房里睁开眼，打着哈欠，悔懊之情又一次涌上心头。近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为这种心情所笼罩。这一次是为昨天下午出去找野菜的事。

山就在对面，痕没事就爱去那里面，有时是去捡点蘑菇野菜，有时只是看来看去。昨天下午天高气爽，刮了几天不息的风突然静了下来，痕无端地觉得自己应该去山里转一转了。他记起前不久吃的那种称为“野蒿头”的野菜，十分爽口，于是提了一只小篮迈步出门。

上山的小路又陡又窄，而且仅有一条路。痕攀住路边的乱藤和野草往上爬，毕竟已年近五十，动作不那么利索，一会儿他就气喘吁吁了。正要在草丛里坐下，抬眼看见前头有一打补丁的屁股出现，从身影看那人似乎比他老得多。痕重新迈动僵硬的两腿，紧紧跟上，一直到了山顶，才大汗淋漓地与那老者一同停下。

老者的样子并不好看，三角眼，无眉，一脸贼相，手执一把明晃晃的镰刀，使痕不由得顾盼四周，打了个寒噤。

老者盯着痕的眼睛说道：

“在这荒山野地里，如果我杀了你，然后挖坑埋了，上面铺些乱草，便便当当，完全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早就认识你，对你这种

人早厌烦了。过去我们一年当中至少有一、两次谋面，有时在路上，有时在人群里，难道你就这么健忘？我真的对你这种人厌烦了。”他扬了扬手中的镰刀，威胁地向前跨了一步。

“你并不要杀我，”痕故作镇定地说，虽然腿子禁不住打抖，“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杀起人来也费力，更不要说埋一个人了，何苦呢？我对你又毫无妨碍，我差不多等于水面上的一個气泡，山上的一棵草（他—急就乱打比喻）。真的，我只是今天下午出来找野蒿头作菜吃，完全没想妨碍你，你看，这是我挖野菜的篮子。”他觉得自己后面一句话简直有些故作天真的味道，随之好一阵后悔。

“那么我就饶了你。”老者收了镰刀，仍然盯着他看，脸上不无鄙夷之色。“像你这种人，胆量这么小，对自己的性命又看得特别要紧，根本不该来这种地方。你该听说过最近两天老虎吃人的事了吧？这一带有三只华南虎出没，吃了两个壮年人，还是好好呆在家里为妙。刚才我看见你爬山的模样了，窘迫得很啊。这是何苦呢？你看见天气好，风又停了，于是就不安分了，跑到这山上来。你们这种人总是这样不安分，胆子又小，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要紧得不得了。如果在前面的草丛里被人捅一刀子，或用那种砍柴的勾刀勾一块肉下来，你会作何感想呢？这种事轻而易举……”

他还在说下去，痕几次抬脚要走，又慑于他眼中的凶光没敢动挪。

“请问你的家在什么地方？”痕卑屈地挤出一个讨好的笑脸。

老者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继续说道：

“……干脆就呆在家里不要动，到村子里打油买米之类的事全让你老婆孩子去干，出头露面是十分危险的。看见山下那口塘了吗？有个和你差不多的人每天在塘边溜达，结果上星期中了埋

伏，夹子夹住了他的脚，败血症完蛋了。我亲眼看见猎人安放的夹子，那人就藏在路边，这类事层出不穷。你以为我在恐吓吗？”

痕呆立原地，老者首先走掉了。

他神情恍惚地从原路下山，东张西望，连一株野蒿头也没找到。抬头看看，满天乱云，太阳光也不似出来时那般亮，一只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声音竟使他毛骨悚然了好一阵。直到下了山才看见几株野蒿头，连忙弯下腰采了放进篮子，叶子黄黄的、瘦瘦的，完全不能做菜。

下了山，看见熟悉的田野，和村里的农夫，才又懊悔根本不该去采野菜。如果做些别的，比如说，坐在塘边钓鱼，不就遇不上那凶恶的老头了吗？说不定还钓上一条鱼了呢！而现在，无故地被惊吓了一回，又没采到野菜，完全是自己的错误。他这样打比喻时，忘记了自己从来不喜欢钓鱼的事实。

回到家，女儿正从学校回家，高兴地说：“爸爸去秋游去了呀！”

痕慈祥地笑了笑，他当然不会将遇见一个恶人的事告诉任何人，免得讲完了又后悔。他将手中的篮子往门角一扔，若无其事地坐下来编草席。

现在痕一边穿衣一边想：那老者的话究竟有几分是真的呢？如今外面杀人的事真有那么多种吗？这些年来，他已习惯于不去别人家里了。除了去没人的山上，一月一次到村里买米，买煤，偶尔为家里买些笨重的东西，他基本上是坐在厅屋里编草席。他给自己做了规定：每天六小时工作，三小时吃饭，三小时看“编织技术”，四小时“闲散”，八小时睡眠。有时也有客人来，自己村子里或邻近村子里的人。每逢来了人，他总不免本性难改，一个劲地吹起牛来，将自己编草席的技术吹得神乎其神，喻自己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神手。这种时候，客人毫无例外地也斜着眼，很不耐烦

的神气，痕则提高了嗓门，硬着头皮吹下去，心里恨不得给客人一记耳光。客人一走，痕就愤怒地关上门，吩咐妻子：“以后不要放这家伙进来，就说我不在。”仍坐下编草席。

客人一天天少下去，痕也习惯了。

只有景兰每月来一次。景兰是痕最老的朋友，两人几乎无话不谈。景兰谈话十分讲究艺术，拐弯抹角，朦胧而晦涩。他将痕称为“了不起的织手”，“非凡的创新者”等等，但从不使用“世界之最”这类字眼。痕注意到了景兰的态度，有点耿耿于怀，但还是与他聊天，一聊，又免不了吹牛。所以每次景兰刚来的时候痕都不反感，走的时候痕却十分愤怒，将门“砰！”地一关。

刚吃完早饭，景兰就来了，来了便坐下。

“听见老虎吃人的事了吗？”景兰开口道，狡诈地眯着眼，被太阳晒黑的双颊不停地咀嚼什么东西。“传得满村风雨呢！”

“我是从一个恶人口中得知的，那家伙用一把手枪抵住我的后脑勺，给我讲了这件事。”痕不知不觉瞎编起来，“如今我对出门的事越来越厌倦了，真恶心啊。你想，我不过是去那边山上散一散步，就遇上歹徒，那家伙一直尾随我，后来看见没什么油水可捞，才悻悻地走了。这样的世界，出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真不该出去，可是每月还要买米买煤，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尽量避开熟人，现在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可是还有收房租的，他每月来找你，和你谈编织方面的事。”景兰挑衅地说道。

痕不由得皱了皱眉，记起上次吹牛的事。

“是的，那蠢货的确和我谈过，那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和我谈过，我说了同样的话，对你也没什么例外。我想说便说。”他忽然大发脾气了。

“我是很钦佩你的技术的，我缺乏你的才能。”景兰心平气和

地说，末了又加一句：“我听说老虎专吃胆小的人，如果迎面走上去，它们反而不感兴趣了，有没有这种事呢？这村里什么样的说法全有。”

“恶人用的是一支‘五四’手枪，还蒙着面。你想，我不过去散步，这世界真险恶啊。我现在有时很讨厌别人来我这里，最好谁也别来。”

“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总是有怪癖的嘛。我记起一件事了：你不反对我来你家吧？”

“你说到哪里去了，当然你是例外。”痕连忙说，不自在地将手中的杯子在桌上推来推去，他的妻子连忙走过来说：“老景是例外，我们欢迎你来。”

一边说着些外面的传闻，景兰又夹带着重复了先前的老生常谈，将痕称之为“极有创造力的”之类，然后站起来告辞了。

这一次痕特别生气，竟骂起老朋友来，而且用了“钻营”这样的字眼。

“你知道他为什么总来吗？”妻子说，“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来这里是为了剽窃你的技术，最近他也编起草席来了。”

“我早知道他是个庸庸碌碌的家伙，他如果学得会我这一手倒有救了。这家伙骨子里是个骗子。还记得我们和他是如何相识的吗？就因为他骗了我们，我们才与他做朋友。”

“那你还理他？”

“因为习惯了。来了一个人，我便忍不住旧病复发，说起老一套来，其实谁又有趣呢？他们都认为我发疯了。”

“大家总是根据买卖做得怎么样来看人吧，你的草席卖得平平常常，当然只好孤芳自赏。你不要理那些人。”

“我什么时候理过那些人了？你以为向他们吹牛就是理他们吗？谁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呢？”

痕坐在家里编了十多天草席，又要出去买米了。

走到村口，远远地便看见粮店门口排着长队，村民们的脸面都一致转向他来的方向。痕停住脚步，不想去加入那一伙了。但一想到家里中午没米下锅，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

他排在最末尾，注意到大家都在躲躲闪闪地打量他，他也知道这是大家一贯的态度，可就是没法习惯，于是翻着白眼看天。忽然，在队伍的前方有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闪了一闪，使他周身发起热来。他连忙躲到前面那位身材高大的老头背后，避开那个方向的视线。那个人是谁呢？

匆匆地背了米往回走，边走边回忆，慢慢地记起了十多天前遇见的三角眼老头。原来那人就在村子里，为什么他从来没见过呢？也许他是谁家的亲戚？怪不得他去买米时大家都朝他看呢！想起这事便使他有种非常讨厌的感觉，幸亏这感觉的时间不长，因为他早就学会了“豁出去”的对付方法。走到村头的茶馆，将米放下来歇息。茶馆老板娘搭拉着眼皮，装作没看见他，他也装作没看见她，摘下草帽来扇风。

“痕师傅，他们说你在山上编草席，这是真的吗？”一个嘹亮的少年的嗓音在背后响起，使他一怔。

“是有这回事，”他冷笑着回答，“还遇见一只华南虎呢！”

“那它不吃你吗？真可怕呀！”少年天真地瞪大眼。

痕知道他在演戏，这村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有这种古怪的本性。

“华南虎从来不吃胆小的人，你还没有听说过吗？真是孤陋寡闻！”

“我的确有点孤陋寡闻。”少年嬉皮笑脸地走掉了。

老板娘仍旧搭拉着眼皮在打瞌睡，痕盯着自己的两条瘦腿发呆。

村路弯弯曲曲，两旁的稻田黄灿灿的。他费力地走着，分明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里去，那袋子正在慢慢收口，里面的氧气还可用两小时，所以他要节省用。

“刚才来了一个收草席的人，看了你的草席，愿意出高一倍的价钱呢！”妻子接过他背上的米高兴地说，“我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等你回来商量，我想这也是一种策略，你看怎样？哈，有了钱，我们首先雇个人来背米，你就用不着外出了，有时间就去山上游一游，该有多么好。”

“那人什么时候再来？”痕擦着汗着急地问道。

“晚上。你要洗个澡，收拾一下，显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就这个样子，他想要就要，不要算了！”痕嘴上很硬，心里不免有点怯。“村里来了一个新家伙吗？”

“哈！那老家伙，租了老良的房子开铁铺，前天，想赖房租，和老良两口子大吵一架，就亮出刀子来要杀人，真吓人。”

入夜时分收草席的来了。买卖并不如妻子期望的那样好，讨价还价了很久，对方仍只同意出比现在外面的价格高一倍的价钱，不过这样痕也相当高兴了。于是痕让他买去十床草席，都是那种古怪图案的，形状也不太像草席，有的竟中间缺了一块，很不适用。中间缺了一块的这床他从未拿出来卖过，知道别人不会接受，而这一次，一时冲动就拿出来了。那人不动声色地点了数，一一捆好，然后挑着出门了。痕从窗口望去，看见他并不朝公路方向走，却走到对面山里去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奇怪。山里面黑糊糊的，路都看不见，他打算怎么个走法？

“一共五百块，我没想到会有这些钱。你以后可以少编一些了，他说了每月要来收的，我们还可以抬价。”妻子高兴地扬着手里的钱说，说完赶紧将钱藏在枕头底下的一个布包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痕在窗口看了很久，想等那人从山里往回走，但那人始终没有回来。他知道这条路只能通往山里，那么肯定他是到山里去了。这是一座荒山，山上仅有这一条不成形的小路，就是白天里，也只有熟悉地形的人才去山上，夜间从来没人敢去，怕迷失在里面，也怕野兽。痕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简直不可思议。于是问妻子注意过这人的长相特征没有，妻子说没有，因为他长得太平常了，和那些收购草席的贩子没什么两样。痕又记起，他竟没有向这个人吹嘘自己的编织技术！这可是生平第一次，为什么会忘了呢？就因为他不曾问起！平时，无论什么样的客人来到他家，总少不了问起他的编织技术。一问，他就开始吹嘘，一吹就忘乎所以似的。而这个人，似乎与他心心相印，又似乎与他有什么默契，反正他有这种感觉，才拿出中间缺一块的草席卖给他的。整整一晚上，他连想都没想过吹牛的事！

痕很兴奋，走到厅屋里打开灯，编起草席来。妻子催了几次他也不去睡，脑子里不断地将发生的事走马灯似的演了又演，反复地在心里与那收草席的和那凶恶的铁匠对话，设想种种的遭遇，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屋去睡。

第二天，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单调，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让妻子进村去探听，看看村子里可有什么传言。过了一会儿，妻子回来了，告诉他没有。他便在心里讥笑自己竟然神魂颠倒起来，太不像话，于是又强制自己履行作息时间表，装作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妻子对于他的举动心领神会，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他们俩都在心里存着那个疑惑：谁知道那收草席的人靠不靠得住呢？世上的怪事谁能预料？

不声不响过了些日子，景兰又来了。

景兰是看见过他那些古怪的织法的，今天一进门就谈起他